

# 一只“温暖”的手



慕津锋



图2

今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40周年，也是文学馆苟药居新馆落成25周年。搬入新馆后，文学馆迎来了自己的全新发展阶段，每天都有很多热爱文学的读者、观众走入这座文学殿堂。当他们来到文学馆时，都会被一只“温暖”的手牵引着，带着他们走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类文学博物馆。中国文学的精神，在“手”与“手”的触摸中，薪火相传。

这只“温暖”的手不大，被雕刻在一个长19厘米、宽14厘米的铜模上，经过经年累月的触摸，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它静静地等待着喜爱文学的人来到这里，开启它身边的那扇文学大门。这只“温暖”的手便是“巴金手模”，它是95岁的巴老为我们留下的“手迹”。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巴金多次向朋友提起自己的一个设想：就是要在中国创建一所文学馆。他第一次正式写出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想是在1980年12月27日，“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1981年4月4日，在杭州西湖畔，巴老为“随想录”专栏特意写下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资料馆》的文章。在文中，他再次谈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正是在巴老的不断努力及大力倡议下，众多中国作家纷纷参与其中积极向中央呼吁，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开馆。为此，已经81岁的巴老亲自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开馆仪式。为促成文学馆的发展，巴老更是第一个带头捐赠资料，文学馆成立的第一个作家文库就是“巴金文库”。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中国作家之家”，馆藏初具规模，但文学馆的发展也曾遭遇过重大困境。为帮助文学馆，1993年1月3日，巴老郑重提笔向中央领导讲述了文学馆的困境，希望中央能伸出援助之手，“最近我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来信，对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难，我感到很不安。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解决馆舍的问

题。这件事已经拖了好几年，但至今尚未落实。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它眼前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盼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在新馆址未落实之前，希望仍一如既往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很快，在中央领导的亲自关怀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文学馆新馆终于得以立项。此后，巴老一直非常关心文学馆新馆的建设。

巴金这个手模的雕铸，有一个有趣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筹建文学馆新馆，副馆长舒乙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从新馆的结构、外部样式、内部环境的打造，再到走廊的艺术设计、园林的布局，等等。对于新馆门把手的设计，他同样亲力亲为。

他想到，凡是进入文学馆新馆的人，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开门。作为第一步，舒乙希望文学馆的门把手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但要设计成怎样的形式，他一直没有想好。突然有一天，他想到既然是文学馆那就一定用一只文学大师的手来开启新馆之门，而这位文学大师非巴金先生莫属。巴金先生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曾经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办者和坚定支持者，对于文学馆新馆的筹建，巴老更是“居功至伟”。

舒乙的这个设想极富创意，而且最重要的是选择巴老再合适不过。巴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人民作家”。他曾经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中国文学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著作，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他笔下的文字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之中所蕴藏着的“真、善、美”，让人们相信文学拥有强大的信仰与力量。

对于自己的这个创意，舒乙十分高兴，他决定就用巴老的手制作出一个手模来设计门把手。之后，他便兴冲冲地跑到百货公司去买材料，由于没有经验，他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他以为用橡皮泥就可以制作手模。很快，舒乙随身带着橡皮泥与另一位副馆长一起前往上海武康路拜访巴老。巴老在家中听完舒乙的设想后，也很高兴。当时巴老已患帕金森病，双手颤抖不已，加之年老多病，家属建议不要太使劲。为了保护巴老，舒乙小心翼翼地将巴老的手轻轻地按在了橡皮泥上，之后，橡皮泥呈现出一个老人的手掌。看到这个设想已然成形，大家都

很开心。可当舒乙回到北京再打开盒子时，他沮丧地发现橡皮泥上的手印几乎消失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可舒乙并不灰心，他赶忙询问有关专家查找问题。当他发现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专业的材料来做时，便决定派展览部主任唐文一带着专业材料和著名雕塑家李象群南下奔赴杭州西湖，这次一定要把巴老的手掌“结结实实”地按回来。当时巴老已从上海到杭州西湖休养，巴老一般上午休息，下午精神比较好。经过与巴老家属商议，唐文一、李象群决定选择某天下午给巴老印制石膏手模。一天下午，巴老午睡起床后，精神状态不错，唐文一、李象群赶紧前往巴老房间准备制作手模。他们细致地向巴老介绍了这次用石膏制作手模的程序，巴老认真地听着，之后他对唐文一说：“我听你们的，我会配合好的。”听到巴老这样说，大家都很感动。雕塑家李象群赶忙把自己带来的石膏粉用水搅拌成泥，然后反复揉捏将其捏成一个饼状放在托盘里。巴老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石膏泥制完成后，巴老被人搀扶着将自己的右手轻轻地放在石膏泥饼上，巴老的手有些颤抖，但他努力控制着，在大家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石膏手模的制作。巴老的这只“手”，对文学馆而言意义非凡，是它促成了文学馆的诞生，是它帮助文学馆开启了新时代。

手模制作完成后，巴老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便与文学馆的人员聊起了文学馆的建设，唐文一向巴老介绍了新馆工程的进展及筹备展览的情况。听后，巴老兴奋地说：文学馆有了现代化的新馆舍，条件好了，会有更多的作家给文学馆捐东西，文学馆的馆藏就丰富了。在这次交谈中，巴老还很关心唐弢的藏书能否入藏文学馆。巴老曾说过，谁拥有了唐弢藏书，谁就拥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半的财富。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藏书家，唐弢先生将其一生大部分精力和收入都放在了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收藏上，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无人能及。为征集到这些珍贵资料，文学馆人一直在全力以赴。1999年下半年，经与唐弢家属密切沟通，在唐弢夫人沈絜云女士的主持下，唐弢先生珍藏的4万多册书刊全部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当文学馆人将这个消息告诉巴老后，巴老非常开心。

回到北京后，李象群先生很快便完成了对巴金手模的制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特意定制了14对铜制手模安装在文学馆各处的大门口，让每一位来到文学馆的参观者在大师巴金的引领下，走进这座新的文学圣殿，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

历经25年新馆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类文学博物馆，馆藏已达99万件，并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的宝库与展示中国文学成就的窗口。

在新馆开馆前夕，文学馆特意在正门安装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影壁，在上面镌刻了巴老的两段话：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

巴老的这两段话很好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人的初心与使命，文学馆人一直谨记在心。

今年是巴老诞辰121周年，巴老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喜爱他的读者从未忘记他，中国文学界也从未忘记他，中国现代文学馆人一直铭记他的功绩与教导，并努力将文学所独有的那份温暖带给所有喜爱中国文学的读者。

图1: 1985年3月26日，巴金在北京西郊万寿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并讲话。

图2: 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巴金手模”。

陈维昭先生曾撰文讲述，2008年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汉学家顾彬先生问胡文彬先生《葬花吟》“花落人亡两不知”的“两”指什么，胡先生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问题！”次日，顾彬在会上陈述了对话的内容，进一步公开发问。陈先生认为，翻译问题固然重要，但顾彬的问题连中国的中学生都能轻松给出正确答案，所以遭到胡文彬的调侃；但顾彬作为不了解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合一观念及庄、禅思想的外国人，又值得理解并给予一些普及工作。于是，陈先生借会议休息给顾彬讲解了“两”是指“花”和“人”，诗句是说人亡花落时“人不知道花，花也不知道人”；后来又在撰文中阐释说，黛玉“把自己摆在与花同等的地位，用一个‘两’字强调了生命的无奈”。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彬的设问也并非毫无价值，这也许正是一个看似简单，所以有待深思的话题。陈先

## 红楼微语(一)

### 《葬花吟》的“两不知”

魏暑临



生的解释其实就是“花落人亡，两者互不相知”，他理解黛玉“人花同等”心理蕴含的无奈，又将内涵上升到人与自然合一的高度，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原诗、人物和原著。

把“两不知”解为“两不相知”需要一个前提，即花与人之间有情思的感知。站在人与自然合一的角度，这当然说得通。《葬花吟》出现的前一回有黛玉哭花阴的情节：“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颦儿才貌世应希，独抱幽芳出绣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后面四句诗意思很明了，即黛玉才貌出众，一哭惊花鸟，则花鸟能感知黛玉的绝美与哀痛；至于‘花魂’二字，语句虽短，意味更深，蔡义江先生评道：“‘花魂’二字于此联及下回《葬花吟》中几次都用，其象征对前后暗暗贯通。在这两句中，作者不仅将花、鸟拟人化，写它们也富于同情心，且将它们也描画得像弱女子黛玉一样可怜可爱。”我想，既谈到“花魂”的象征性，则其内涵恐怕就不止于人格化，而是与“人”达成高度的一致性。可见，花与人之间知与被知的关系自有基础。

而诗歌语言因凝练简约又常具含混性和多义性，即便中国人自己读来，很多诗词的意思也常模糊而难定。那么“花落人亡两不知”有没有可能理解为“花落人亡，两不被知”？两个都凋陨消失，都不被人知，都不被记得了呢？正像宝玉曾说的“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得见，须得一阵大乱风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终于不被人见，不被人记得。

在《葬花吟》中，诗人多次表达“知”的困惑，或者说是借“不知”表达生命的巨大悲痛。“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一句表达的是一种对很接近的未来的迷茫与恐慌。这里的“知有谁”表达的是一种“不知”的口吻，仿佛生命的变数随时到来；而花能再发，人却不知何去何从，人的不幸又远远大于花的不幸。一句“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又是“不知”的口吻，庭外的悲音是春的代言，还是花鸟精魂的外现？难以断定，难以分清。直到一句“何处有香丘”，因不知理想世界之所在而浩叹，再到一句“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就更进一步将“不知”的锋芒指向了他人，因为不知是谁，就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不是任何人。这些看似都是以诗人的角度为出发点而释放出的无奈呻吟，但其实也间接体现了诗人与青春、花鸟与春天的不解之缘。

人自身因“不知”而产生的巨大失落，往往缘于自己的“不被知”；也正因此，人常常既担心自己的结局最终沦于“不被知”，又希冀自己的结局干脆归为“不被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中的花与人，或许正是在“两相知”的迷惘中，慨叹着共同走向“两不被知”的结局。

若人即花、花即人，则“两不知”的“两”其实浑然一体，就意味着人还没有弄明白自己的一生，就慨叹起将来结局的“逝去了无尘”。化青烟而散的宝玉，与花魂同葬的黛玉，以及身后隐藏的雪芹，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深悲，才发出这样沉痛的哀吟？

# 满庭芳

第五四一〇期

1950年8月下旬，无锡一处破旧的道观小屋，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位是50多岁的杨荫浏先生，另一位是40多岁的曹安和先生。他们为病重的华彦钧(阿炳)录音来了，9月2日，他们录下了这首人间绝唱——《二泉映月》，三个月后的12月4日，阿炳带着欣慰和满足与世长辞。

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和阿炳相识于童年。阿炳生于1893年，长杨荫浏6岁。阿炳自幼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杨荫浏十二岁时，就跟阿炳学习弹弦和琵琶，三十八九岁时，阿炳还把手教授杨荫浏琵琶特殊演奏的技法。后来杨荫浏在天津等地任教，但心里总惦记着阿炳的情况。1950年，杨荫浏的学生、无锡人黎松寿教授得知阿炳病重，立即写信告知在天津的杨荫浏。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位教授迅速筹备录音设备赶往无锡。9月2日，通过黎松寿联系，得到无锡佛教管理部门的协助，安排在条件比较好的安静的三圣阁内为阿炳录音。当钢丝录音机摆放在桌子上，一切安排妥当，杨荫浏先生按下录音键，让阿炳响起了他的二胡。

阿炳拉完了，停止键被按下。杨荫浏先生对阿炳说：“你听听你的声音。”他按下播放键，阿炳惊喜地听着，双手抚摸着那大大的录音机，惊呼着：“仙气！仙气！”就这样，阿炳的琴声留下来了。

2025年深秋，80岁的我跨山越水来看阿炳。为什么不说瞻仰，当然是瞻仰，但更像是探访自己的一个胡同长辈，一位受苦受难的喜欢拉二胡的邻居大爷。在惠山东麓，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饮马的涧

南，映山湖对面，阿炳墓的墓墙和两翼的墙围成一个音乐台的形状，生前未有的舞台，在逝后成就了，哀荣绵延，声名远播。墓园很大，墓地台阶下是阿炳拉二胡的塑像。墓旁有一块卧石，很像是阿炳累了在放松地休息。杨荫浏先生题写了“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之墓”的碑文。墓前很开阔，更像是一个院落，阿炳就住在这里。距离这里不远处还有一个“二泉音乐广场”可以做演出和集会之所。惠山古镇地铁站里还有“阿炳印象展览”，介绍阿炳的生平事迹。这里的一切和“天下第二泉”构成了阿炳长廊，让我一到惠山古镇就进入了对阿炳的缅怀。

阿炳的故居也得到了妥善保存。梁溪区图书馆路30号，原本是洞虚宫的雷尊殿，是阿炳的出生地、成长地、生活地、音乐创作地和离世地，他的传世名曲《二泉映月》等都是在此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因道路拓宽，原雷尊殿道观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存部分建筑，所幸阿炳的居室没被拆毁。2023年修葺一新后重新对外开放。阿炳的故居是坐北朝南的院落，前后两进，保留了六间建筑，其中就有阿炳的居室。建筑均为硬山式屋顶平房，典型的晚清江南建筑风格。室内陈设简陋，大多维持着阿炳居住时的原貌。据说阿炳1950年12月去世后，他的老伴董彩娣很快就随之而去了。随着《二泉映月》在音乐界的轰动，无锡市政府加强了对阿炳故居的保护，前后投入很多资金筹办阿炳故居纪念馆。当我走进他生活和创作的小屋，感觉地砖上似乎还有他脚的余温，斑驳的墙皮上还有他呼吸的潮湿。

从一些品牌开始在小票上连载小说，到发布金句、选印公益诗歌，“小票文学”在近一段时间悄然兴起，与此相关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小票文学是饮品行业近期流行的一个营销现象，商家在消费小票上印制小说、诗歌、金句等内容，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热捧。这些内容字数不多，在方寸纸片间带给年轻人满满的情绪价值。据观察，有人在收到小票后特意将之收藏起来，有人把小票上的文字分享到朋友圈，更有些人能及时阅读小票上的连载故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了小票文学给时下的社会文化消费生活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对于相关的饮品商家来说，小票文学透射出营销巧思。日常生活中，小票仅仅是一种消费凭证，没有太多附加价值，然而当用心的商家将其作为文字载体，原本会被随手丢弃的小票，瞬间变成了可供阅读、能收藏的物品，不仅降低了资源浪费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赋予其情感温度与留存意义，让消费凭证成为品牌记忆的延伸，成为商家吸引客源的一个独特入口。

对年轻人来说，小票文学带来了消费后的额外享受。其每章百字左右的篇幅，刚好适配点单、取餐的时间；随机发放的章节设计，让每次消费都暗藏惊喜；持续

更新的剧情，则用微小的连贯感串联起零散的日常。这种情况下，每次购买饮品不只是单纯的消费，它带给人的还有期待，尤其是旦它与线上、线下社交挂起钩来，更能带来期待后的多重惊喜。小票文学既然关乎文学，那么，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机遇。当前，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更新生活的一种回归，同时也使得多种文学样式有条件重返大众注意力前台，甚至迎来自身逆袭的风口。有道是，“合则强，孤则弱”，在小票文学的助推下，进一步实现多方共赢，需要商家与文学从业者抓住机遇，相互携手。作为商家，想要借小票文学进一步塑造自身独特品牌，提升客户黏性，就不能满足于简单采取“拿来主义”，从公共渠道获取现成内容，最好是能够适时推出优质原创作品。无疑，借力专业文学从业者为一种可靠选择。而作为专业的文学从业者，向小票文学进军则不失为发挥自身所长、“以小博大”的可行之举。商家与文学从业者，一方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提供品质稳定的内容输出。如此，双方相得益彰，或可能助力彼此行稳致远。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一次创意的火花或许容易点燃，但持久的品牌生命力更需要系统性的创新思维。我们在为“小票文学”这一营销方式点赞的同时，也期待看到更多、更好的商业创意能够搭乘文学专列，以此跳出同质化竞争的怪圈，不断为人们带来新的惊喜与充实，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养分。

## “小票文学”促双赢

周慧虹

拾柴篇